

美军撤出叙利亚有机会换来地区和平



杰弗里·萨克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文明的代价》

2019-01-06 08:35:37 来源: 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JieFuLi-SaKeSi/2019_01_06_485803_s.shtml

【翻译/ 观察者网 杨晗轶】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在一致谴责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但其实这恰恰反映出美国外交建制派的愿景多么狭隘。

美国两党主流的判断都是条件反射式的,首先他们认为美国必须在世界各地保持军事存在,防止敌对势力趁机填补真空;其次美国外交政策成功关键在于军事实力;而且美国的对手统统“苦大仇深”,对外交手段无动于衷。诚然,美军撤出叙利亚的确可能导致地区战争扩大化;但在想象力和外交斡旋的帮助下,撤军可能换来难能可贵的地区和平。

根据美国外交建制派的口径,在叙利亚维持军事存在是为了与“伊斯兰国(ISIS)”作战。如今“伊斯兰国”势力基本上已经溃败逃散,于是特朗普便抓住了建制派的把柄。但突然之间,建制派又提出了延长美国军事存在的实际原因,指责特朗普的举措将使叙利亚的阿萨德、俄罗斯的普京和伊朗的哈梅内伊取得地缘政治优势,同时令以色列陷入险境,库尔德人遭到背叛,以及导致除“伊斯兰国”以外的另一些弊病。



在撤出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与美国军政建制派意见相左

这种口径的转变揭示了美国在中东的真实目的——这些目的一点也不含糊,但主流专家、建制派战略学者和国会议员都不愿把他们拿到台面上来讲。美国进入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也门、非洲之角、利比亚等地,其实都不是因为“伊斯兰国”。实际上,与其说“伊斯兰国”是美国在当地维持军事存在的原因,不如说它是美国介入造成的后果。美国的真实目的是地区霸权;其造成的后果是切切实实的灾难。

美国在叙利亚维持军事存在的真相很少被人提及。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根本不在乎叙利亚或者该地区其他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制度——美国对沙特的柔情蜜意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11 年美国之所以决定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叛乱，不是因为美国或沙特等国家期盼叙利亚走向民主，而是因为它们认为阿萨德阻碍了美国的地区利益。在美国眼里，阿萨德可以说罪恶昭彰：他与俄罗斯结盟，并得到了伊朗的支持。

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才会宣布“阿萨德必须下台”。美国决定和以色列、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以及卡塔尔等伙伴国家一道，为反阿萨德叛乱武装提供武器、后勤、训练、和庇护场所（尤其是在约旦和土耳其）。奥巴马签署了一项呼吁中情局与沙特（付款人）合作推翻阿萨德的总统调查报告（即“桐木行动”/Operation Timber Sycamore）。

奥巴马知道民众必然强烈反对美国再在中东打一场中情局牵头、美军参与的战争，于是他选择对圣战分子提供支持。即便如此，美国在叙利亚的行动目标仍然十分明确：在叙利亚扶植一个与土耳其、沙特亲善的政权，令其与俄罗斯解除盟约，并将伊朗势力赶出叙利亚。对此，美国、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都心知肚明。

然而，和以往历次政权更迭行动一样，中情局又失败了。俄罗斯看穿了美国的把戏，大力给阿萨德撑腰，伊朗也给叙利亚提供了关键支持。截至目前，美国及其盟国搅动的这场代理人战争导致 50 多万战斗人员和平民死亡，一千多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触发重大难民危机动摇欧盟政治局势。

接着，一部分残暴的圣战分子从另一派中分裂出来，创建了“伊斯兰国”。在“伊斯兰国”发布令人震惊的斩首视频后，奥巴马于 2014 年决定加大干预力度，通过空袭以及少量地面部队支持库尔德人对“伊斯兰国”据点的进攻。



美国及其盟国搅动叙利亚战争导致 50 多万人死亡，一千多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

站在特朗普的角度看，不论是扶植叙利亚傀儡政权，还是驱逐俄罗斯和伊朗势力，都既非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关切点，操作起来也不现实。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求变”的做法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美国单方面撤军的确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土耳其可能从叙利亚北部入侵镇压库尔德武装；俄罗斯和土耳其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对峙；以色列可能在叙利亚境内对伊朗武装势

力发动攻击；以色列和沙特在共同的敌人伊朗面前已经达成了默契；叙利亚战争可能扩大化引发全面的中东战争。以上种种可怕的情况均有可能出现。

但这样的结局绝非无可避免。如果美国的外交建制派能够破天荒地承认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外交途径，而不是沉迷于战争，那么外交可能是一条审慎的成功之路。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内，只要获得美中俄法英五常的首肯，叙利亚问题可以分为六个步骤解决。这样才能取得大范围和平，而不是制造大范围战争。

首先，所有外国武装势力都要离开叙利亚（包括美国和沙特支持的圣战分子、土耳其支持的武装、俄罗斯军队和伊朗支持的部队）。

其次，联合国安理会要支持叙利亚政府在全境范围内享有主权。

第三，联合国安理会，或许还包括联合国维和部队，要保证库尔德人的安全。

第四，土耳其要承诺不会入侵叙利亚。

第五，美国要终止对伊朗的域外制裁。

第六，联合国要筹集资金帮助叙利亚人重建家园。

伊朗可能以从叙利亚撤出为条件，换取美国终结域外制裁；只要伊朗同意从叙利亚撤出军事力量，美国和以色列或许愿意接受伊朗的交易；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明确表示库尔德斯坦分离运动不会得逞，土耳其可能会同意保持克制；如果阿萨德政府得到联合国支持并且伊朗制裁得到解除，俄罗斯和伊朗便可能同意退出叙利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伊朗的域外制裁虽然的确重创了伊朗经济，但它也把美国从世界其他国家当中孤立出来，并且也未能成功改变伊朗国内政治局面。特朗普可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后者从叙利亚撤出部队。

在此之上，我们还需看到更大的格局。中东和平的关键在于土耳其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签署《凡尔赛条约》以来，中东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的各种干预。

如今是时候让中东国家自己解决内部事务了，不要再让它们错误地认为有外国势力撑腰就可以拒绝让步，不要再让武器大规模涌入这个地区。拿以色列和沙特来说，它们一直有种错觉，认为美国可以随时帮它们对付伊朗，因此无需做出任何让步。

西方帝国主义干预中东事务已经将近一个世纪，是时候让该地区各个行为体在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框架下相互妥协、共谋和平了。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